



尖钟塔前话沧桑

□孙秉伟(浮山书屋)

一个青青的岛,在中国,在东方。一座尖钟塔,在海边,在青岛火车站。

迎着风,我静静地伫立在青岛火车站尖钟塔前。这座具有德国哥特式建筑风格、欧式风情的尖钟塔以35米高的挺拔身躯矗立着。它沿用了德国乡间教堂样式,下部与地面垂直开有三排两组细窗,建筑双坡陡峭屋顶,钟塔的基座、窗边、门边及山墙和塔顶的装饰都用花岗石砌成,俨然一座小城堡的门头。四面大钟表如同四只大眼睛,向东迎着绚丽的朝霞,向西送别着火红的夕阳,向南远眺着黄海波涛,向北遥望着内地远方,在它的瞳仁里留下的则是120余年的风雨沧桑。



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攫取了胶济铁路的筑路权。德国人骄横地来到青岛,勘测、选线、测绘,一船

一船的铁路器材,经海运从德国运至青岛前海栈桥。他们从栈桥头,沿着海边路面铺设轻便铁路,如同长蛇盘桓在岛城的躯体上,直达青岛火车站和塔埠头的施工现场。侵略者的淫威狞笑声、金属的撞击声、货船汽笛的鸣叫声、劳工的呼喊声,在这里混成一片喧嚣,打破了岛城前海昔日的宁静。筑路三年,1904年6月1日全线通车。从此,尖钟塔与胶济铁路相连在一起,成为胶济铁路0公里的地标式建筑物。

尖钟塔痛切地明白,在这条线路上的每一根枕木、每一段钢轨、每一个车站、每一节车厢,都深深地烙印着侵略者的骄横和贪婪,记载着筑路劳工的斑斑血泪和早期胶济铁路工人当牛做马的悲苦辛酸。

它见证了王尽美、邓恩铭等共产党人来到岛城,组织起胶济铁路工会和日本纱厂同盟大罢工。也看到了杨振声、洪深、梁实秋、沈从文、老舍、萧军、萧红来到岛城的身影。这些文人墨客的到来,为岛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百花园注入了生机活力。在山东大学(青岛)任教的沈从文面对着莘莘学子娓娓道来;杨振声,这位国立青岛大学的校长在其居住的龙江路11号的一盏孤灯下运筹帷幄;在该校任职的梁实秋则忙于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萧军《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从观众一路1号飞出;老舍在闪着绿色幽光的鱼山路书写出《骆驼祥子》。

1949年6月2日,随着解放大军隆隆的炮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岛城人民亲切地把尖钟塔称为“钟表楼子”。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几万铁路员工昂首挺胸,当家

做主人。它目送着青京车队的姑娘们,英姿勃发踏上征程;目睹着青岛站的客运员汗流浹背,热情迎接天下的旅客来到岛城。万千海外游子回到家乡,南来北往的旅客都会在它身旁,深情地“同框”留念。

改革开放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块热土,为岛城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不尽的优良产品从这里运送到大江南北,源源不断的帮扶物资从这里装车开始运行。无论春风夏雨秋霜冬雪,它静守一抹寻常,浅唱一城烟火,给予岛城市民一份安宁和恬淡。人们在它身边驻足停留,仰视它那柔情的目光。它为相偎相依的小情侣赠予一束心中的玫瑰,更为牵手前行的伉俪送上甜蜜的祝福。在它的身上,深藏着前世今生那难以泯灭的故事,寄托着几代岛城人不尽的乡愁,蕴含着胶济铁路员工的筋骨胆魄,展现着大青岛“敢为天下先”的动人风采。

“因海而生,向海而兴”。胶济铁路历经120年,由一条单线发展成胶济铁路、胶济客运专线、济青高铁“三条铁路、六线并行”。尖钟塔在历经了120多年的风雨之后傲然挺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续写着新的荣光。

阳光温暖明亮,尖钟塔四坡顶面覆盖的中国杂色琉璃瓦熠熠生辉。一群海鸥盘旋在它的上空,有几只落在了琉璃瓦上安详地梳理着羽翼。此时,在它毗邻的前海栈桥两侧“万鸥翔集”,鸥群在海空之间翩翩起舞,连绵不绝的“咕咕”叫喊声、赏鸥人群爆发出来的欢笑声与飞溅的海浪喧闹声,交织成一曲动人的歌。

冬日胜春朝

□毕爱学(壹点号·侠之大者)

此地不可不来,此处不可久留。

位于黄海岸边的岛城,你若不来,不知将会留下多少遗憾;若住久了,恐怕又难舍难离,不辞长作青岛人。

对一座城市的向往与爱恋,大多缘于她的美景。青岛应不例外。多年前的一个夏日,与朋友相约岛城,逛崂山,洗海澡,吃蛤蜊,哈扎啤。那天午后,我乘坐的绿皮火车经过长途颠簸,终于到达胶济铁路最东端。走出青岛站,一眼就望见不远处那魂牵梦萦的碧海,只想快步穿过岸边低矮的青松林,踏着细软的黄沙滩,径直冲进她的怀抱。那时,正值火车站改造,周边施工机械轰鸣,漫天尘土飞扬,四处围挡纵横。骄阳下,我汗流浹背,心中美感大打折扣。不禁暗自低叹:若是春天来,或许会更好。



春天的青岛什么样子?是杨柳春风红花烂漫,还是莺飞草长绿意盎然?有了这样的念头,时光荏苒,竟然心想事成。

爱人老家在青岛,我对这座城情有独钟。每年春节、清明,或是周末,来来往往,总少不了有几回走进岛城的机会。目光所

到之处,还是一样的红砖、绿瓦、碧海、蓝天。众多的树木花草却是沉得住气,萌动的、返青的、抽芽的,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应了那句“俏也不争春”,真是慢脾气。水汽蒸腾处,云雾缭绕时,一眼望去,城市的轮廓、大地的底色都灰蒙蒙的,距离桃红柳绿、春意盎然为时尚早。海岸边,马路旁,樱花树倒也不少,错落有致,正在蓄势养神。真正看满树花开,怕要等到初夏时节了。

随着避暑消暑的游人渐渐离去,初冬的青岛慢慢宁静下来。不久前,我来到青岛,住进太平角附近的宾馆。没想到,这一场不经意间的邂逅,让我收获一个别样的青岛。

清晨散步时,顺着朝阳洒落的方向,看到熟悉的石墙上,缀满了茎叶红透的爬山虎。它们真是调皮的精灵,只要可依靠,准会尽其所能地拥紧、扎根、攀附。有些茎蔓分杈活力四射,已然漫过灰褐色的梧桐躯干,爬越枝梢,再从枝头回首垂落下来。海风吹过时,它们仰着笑红的面庞,兴奋地欢呼着,招展着,不时摇曳着缠满彩绸的手臂。

路,在八大关、太平角一带,保留了旧时的风貌。不宽,车也少,俨然变成一条一条步行街。不像有的城市,任凭多么宽阔的马路,也会因车水马龙拥堵难行。

车流一少,马路上自然安静许多。路边耸立着一排高大的银杏树、法桐树,在风中洒落金黄。落叶在空中轻盈地翻滚,在一缕缕光柱里欢快地跳跃,极像拂动着一根根琴弦,悄然奏响华丽的乐章。举目远眺,金黄耀眼,灿烂欲燃,遍地生辉。这浓浓的暖色基调,给冬日的岛城增添了不少温情,寒冷的感觉荡然无存。稍稍走快了,浑身微微冒汗,倒有点夏天的味道。

笑语盈盈暗香来。以青葱的竹林为背景,少女身着一袭洁白的婚纱,在街头摆着各种姿态,写真一族是这里又一道风景。精益求精的摄影师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地耐心指导,公主终于亮出最诱人的姿势。完美的背景、漂亮的身段、细致的妆容,惹得行人忍不住悄悄放慢脚步。

一位满头银丝的老人仿佛也受到感染,她倚稳轮椅,缓缓挪出身来,在老伴的搀扶下,俯首弯腰低蹲,从地面捡起一枚银杏,放在手心里再三端详,终于下定决心,悄悄地放进口袋里。再次俯身时,她捡起一枚焦黄的银杏叶,捏住叶柄反复捻搓。树叶在指端翩跹起舞,微风轻拂着银发,吹散缤纷落叶。阳光下,飘落的银杏叶像金色的徽章,诉说着它所经历的岁月沧桑。

这样的景色真的迷人,一群嘻嘻哈哈的女孩不约而同地围过来,她们被这冬日的美景打动,纷纷坐在洁净的柏油路上,举起手机自拍、互拍、合影留念,给这寂静的滨海小路增添了不少欢乐。

海,就在东南不远处。马路两侧交织相连的法桐树枝与墙体、地面环绕,恰好构成一个天然的取景框。透过它,海天画面构图更加饱满、简洁,更富有冲击力。洁白的云朵,蔚蓝的海水,金黄的沙滩,远行的渔船,几只矫健的海鸥时而闯入视野……静中有动,给这幅美丽的海景图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走,看海去!沿路而行,大海渐渐接近你了。正值落潮时节,海滩上的热闹丝毫不减夏日。冬泳者不是为了消暑,他们是真正的勇士,海水退去时乘胜追击,在碧浪里奋力拼搏。

夜幕降临,华灯辉映,冬日的海滩更加旖旎,浪漫的青岛格外诱人。车流汇成一片灯的海洋,即使偶尔停滞,人在路上也并不着急。且静静享受这慢下来的舒适惬意,与司机聊聊天,赏海天星月,览楼台夜色,观赏虹闪烁,别有一番韵味与情趣。

高铁通行拉近了时空距离,因为工作关系,我时常走进青岛。每一次靠近她,都有不一样的感觉,会悄然发现她的成长与变化。百年前,那个黄海岸边的小渔村,经历时代的洗礼,日渐长大、强壮,充满魅力。透过形形色色的欧式建筑,我们不难忆起她的过去。那时,算是这座城市的早春,料峭寒风中,她暗暗积蓄着生机与力量。如今,历经沧桑,饱受风雨,成熟的她更加瑰丽。

青岛冬日胜春朝。

何以读一座城

文脉,如同一座城的掌纹。每座城市,都蕴含着独特的故事;每个与某座城市有缘的人,也有着自已关于此处的独家记忆。城市绝不仅仅只有丰腴或者枯瘦的皮囊,当你真正走近她,捕捉到那些含而不露的呼吸、脉搏或者心跳,会渐渐与其共振乃至共情,终于得到其分外的垂青。此时城市与人,终于能够两相悦然,各自释然。

所以我们尝试,用另一种视角来品读城市,不以有形的道路和具象的地图,让每一步都踩在文字、镜像、历史陈迹编织的浮光掠影之间。我们相信,每座城市所拥有的那种卓然不同的气质,是其在时光渡口之前,留下的深刻凝思。很多人的身影在城市中匆匆经过,离开这里又留在这里,像一个个封存隐秘的魔盒,期待后人的开启和触摸。

今年,我们准备做好一款叫做《读城记》的融媒产品,聚焦城市的文化生活和历史故事,凸显城市特色和人文风采。我们将去齐鲁大地的很多地方,在街巷的烟火喧闹中,在书香的怀抱拥簇中,感受城市别样的魅力,制作出一些人文微纪录片,与大家共享。当然也会继续通过“青未了”报纸版面和“壹点号”创作平台,集纳大家有关城市的优质文本,来共同阅读身边的这座城。

首期“读城记”,从济南开始。

在青未了副刊版面上,壹点号作者以“泉边的街巷”为题,在人文风雅中提笔为文,写下了自己心中城市的模样。而后就是纪录片的拍摄,我们循着老舍先生在济南的足迹,一路走进了《济南的冬天》。

因为老舍先生的那篇著名的课文,很多人未到济南时,便已经接受了她的温和响晴。而拍摄那天,天色晦暗,气候阴冷。我们从老舍纪念馆出发,走过曲水亭街、大明湖、趵突泉……这都是老舍先生当年常去的地方。济南市作协副主席、作家王玉珏,与我们一起讲述老舍和济南的缘分。讲述那些优美情思,投入文学之湖中泛起的至今不散的涟漪。这是一场用触觉和交谈进行的阅读,通过足迹的重叠,两个时空也有了交错和共鸣。

在胶济铁路博物馆,副馆长武婧告诉我们,这里曾经容纳过老舍奔波的身影。他一次次由此起步,往返于济南和青岛。沿着胶济铁路望过去,通向远方的铁路,见证了济南的曾经和现在。这部《读城记·济南》的微纪录片,已经制作完毕,将在近期发布于齐鲁壹点。

沿着百年胶济铁路,我们把目光投向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这座城不同于济南,有着别样风情与灯火璀璨。山海之间,一样容纳壮阔的历史;但在细节上,却有自己的风致。到青岛去,去读一份不甘平庸,又淡定从容。

遇见青岛,不见不散。当然,《读城记·青岛》的文章征集,仍在等你。欢迎你与我们分享你眼中,与青岛有关的那些故事。

(曹竹青 杨美蕊)